

第一章 重回二十年前

暮春三月，京城的桃花開得正濃，大街小巷隨處可見枝頭上盛開的桃花。

京城有一處極大的桃花林，每年桃花盛開之時，不知吸引了多少文人騷客專門前往，只為欣賞那難得的千種桃花風情。

鎮遠侯府裴家是大梁的名門望族之一，也是大梁唯二世襲罔替的勳貴之家，侯府門前有兩株桃樹，春風拂過，花香四溢，花瓣朵朵飄落，美不勝收。

現在的鎮遠侯早年上過戰場，是先帝的心腹，太子登基後，鎮遠侯同樣效忠了皇帝，只是早年受了傷，因年紀漸長舊疾復發，便只在兵部領了個閒職，平時多在京郊的莊子上休養。

鎮遠侯有三子一女，二子一女為嫡出，一子為庶出，嫡出長子立為世子，次子在年後外放去了常州府，長女在兩年前出嫁，嫁給了同是勳貴的寧國公府嫡次子。如今侯府裡只剩下鎮遠侯夫人沈氏、世子裴凌風妻兒、庶子裴凌志妻兒。

在這春光明媚的日子，鎮遠侯世子那一房都靜悄悄的，裴凌風前兩天奉命出京辦差未歸，世子夫人醒來後魂不守舍，讓伺候的人都小心翼翼。

正房內，蕭雲柔自從醒來後就沒有說過一句話，矮桌上放著已經涼透的茶水，她一口未用，只呆呆地靠坐在貴妃榻上望著窗外，不知想著什麼。

淺綠暗紋月華裙，頭上只戴了一支玉簪，簡單的裝扮配著那露出憂愁的面容，讓人一看就能被深深吸引。

德柔苑裡，伺候的下人都輕手輕腳的做著事，但動作比起往日更利索了幾分，就怕驚擾了蕭雲柔。

府裡的人都知道，德柔苑的世子夫人看上去和和氣氣的，可若真惹著了她，那凌厲的手腕讓人心驚。

蕭雲柔出身望族，祖上曾被封為國公，雖然五代遞減，到她父親這一代已經沒有爵位了，然而那百年的底蘊，讓蕭家在大梁依舊舉足輕重。

蕭父蕭鴻羽，如今官拜二品禮部尚書，手握實權。

蕭母蘇曼芸是帝師之女，雖蘇父早年已辭官歸隱，如今蘇家的子嗣也都不曾在朝為官，選擇在老家雲州開辦書院，可桃李滿天下的蘇家在文人裡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。

蕭雲柔身上流著蕭蘇兩家的血脈，從小精心教養，才學出眾，禮儀規範樣樣出挑，加上不俗的容貌，走出去都說她端莊大方，讓女子欽佩。

三年前，十五歲的蕭雲柔帶著一百二十抬嫁妝嫁給鎮遠侯世子裴凌風為正妻，有出色的外家，豐厚的嫁妝，再加上她手腕不差，頗得鎮遠侯府敬重。

美中不足的是，出嫁了兩年不曾懷有身孕，鎮遠侯夫人便做主為兒子納了兩名妾。

蕭雲柔從小就往當家主母的方向教導，因為自個兒沒生下子嗣，對婆婆的舉動就默認了。

可納妾剛滿一個月，蕭雲柔就發現有了身孕，她肚子也爭氣，十月懷胎，終於在嫁進侯府的第三個年頭生下了鎮遠侯府的嫡長孫。

臥房外間，綠意一連幾針戳到手指，長長歎了口氣把鞋底放下來，她偷偷瞧了瞧還坐在窗邊不動的蕭雲柔，心裡一陣焦急。

「世子夫人……」綠意還是沒忍住，低聲喚了一聲。

聽到這聲音，蕭雲柔的眼珠子轉了轉，目光落在綠意臉上。

其實坐在這大半天，對她來說何嘗不是一種煎熬？她記得，前一刻她還是鎮遠侯夫人，三皇子謀反，勾結了侯府庶子，她為了護住她唯一活著的兒子，親手了結那庶子和他的姨娘，緊接著，廢太子的大軍踏進了侯府，她與兒子被捉住，為了不受辱，她自盡而亡。

可不知怎麼回事，睜開眼就回到了十八歲，只見屋裡人來人往，全是二十年前的模樣，她驚得說不出話，抓著綠意問了這會是何年何月後，便一個人恍惚的坐在屋子裡。

「世子夫人，可是哪兒不舒服？奴婢去請府醫過來給您瞧瞧？」

綠意看蕭雲柔目不轉睛地盯著自己，心底一顫，思索著自個兒是不是做了什麼事惹得世子夫人不快了。

「不必了。」蕭雲柔淡淡地道，身上散發著凌厲的氣勢。

綠意被蕭雲柔身上的氣勢震住了，她自小伺候蕭雲柔，從不知她竟有這樣厲害的威嚴，平日看著都溫溫柔柔的，唯有發怒時才會如此，卻也沒有現在這般凌厲。蕭雲柔看著綠意愣在那，不免想起這是二十年前，前世她做了十年的世子夫人，又做了十年的侯爺夫人，因為年歲沉澱下來的東西留在了她現在的軀體上。

蕭雲柔微微一歎，收起了那股威嚴，輕聲道：「軒兒呢？」

綠意聞言笑道：「大少爺還在睡呢，估摸著也快醒了，奴婢這就將大少爺抱來。」

蕭雲柔搖了搖頭，她準備親自去看看。

要說她上輩子最對不起的人，就是這個還未滿周歲就夭折的孩子。

當時她也以為這個孩子是因為風寒才過世的，卻不想幾年後才發現是生下一名庶子的姨娘動的手腳。

如今裴元軒才兩個月大，她記得那名妾室還有幾天也要生了。

想到上輩子自個兒的孩子早早夭折，蕭雲柔的眼底閃過一抹寒光，她不知道自己為何會回到二十年前，可不管怎樣，她都回來了，那麼她一定要將她的孩子護得好好的，絕不會讓那些魑魅魍魎禍害了去。

二十年的侯門生活，讓她早將不必要的感情全部丟棄，她只要自個兒在意的人活得好好。

蕭雲柔深深吸了一口氣，從貴妃榻上起身，在綠意的攙扶下去了偏房。

兩個月大的孩子很是可愛，白白嫩嫩，繼承了父母樣貌所有優點的長子，讓蕭雲柔一陣恍惚，她伸手輕輕摸了摸裴元軒，嘴角揚起一絲笑容，她慶幸她重生了，才能看到這個孩子。

嬰兒嗜睡，蕭雲柔看了一會便回了屋子，她喚來紅妝、綠意，這是她出嫁時帶來的大丫鬟，最得她信任。

「大少爺那仔細盯著，海棠苑那頭就要生了，侯爺夫人可看重她肚子了。」

蕭雲柔嘴角勾起一抹嘲諷。海棠苑住的是鎮遠侯夫人娘家的庶女沈姨娘，和芍藥苑的柳氏都是去年抬進來的良妾。

她兩年未孕，鎮遠侯夫人便做主納了進來，當時還說姨娘若生下長子就記在她名下。

蕭雲柔自是不願，記在她的名下那就是嫡長子，若來日她生下了兒子又該如何自處？好在她很快有了身孕，誕下長子，這才絕了鎮遠侯夫人的念頭。

可正是因為如此，沈姨娘才敢將手伸到了自個兒的院子，有鎮遠侯夫人明裡暗裡的包庇，才害死了裴元軒。

這是她的恨，重活一世，她絕不會讓沈姨娘得逞，前世的債總該還回來。

至於鎮遠侯夫人，到底是裴凌風的生母，自個兒的婆婆，蕭雲柔不屑一笑，從前她盡心盡力的侍奉也焐不熱的心，現在她定不會作踐自己，能有面子情就好了，她現在就是一聲母親也不樂意喚她，更別指望她依舊做一個孝順的好媳婦。

「世子夫人生下了嫡長子，如今腰板可是挺得直直的，哪還用理會那邊？最多生下個庶子罷了，總越不過大少爺去。」

紅妝對沈姨娘的做派很是不喜，仗著是侯爺夫人的侄女作威作福，也不想想她的身分在自己主子面前算個什麼。

「但侯爺夫人抬舉她。」蕭雲柔平淡地道：「大少爺的衣食都注意些，雖然世子院子裡的人不多，可到底有兩個。」

這話讓紅妝、綠意渾身一震，她們是尚書府的家生子，雖然蕭家後院妾室不多，可明裡暗裡都在爭鬥，拿子嗣作筏子的也不是沒有。

「奴婢明白，以後大少爺用的東西奴婢定會好生檢查，絕不會讓大少爺出了差池。」綠意心思縝密，當下就明白了蕭雲柔的意思，她心裡更開始想著，是不是一會再去敲打一番伺候大少爺的下人，可別見錢眼開，做了不該做的事。

「世子夫人，世子夫人……」綠意紅妝還沒下去，門口就傳來一陣急切的呼喚。蕭雲柔皺了皺眉，紅妝立刻就挑了簾子出去，低聲呵斥道：「什麼事這麼毛毛躁躁的，規矩都學哪去了？也不怕驚擾了世子夫人。」

紅妝的話說完，小丫鬟臉色一紅，可想到門口那傳話的人，也顧不上其他，急忙道：「紅妝姊姊，是我不對，可是海棠苑來人了，說沈姨娘要生了。」

聽到這話，紅妝臉色一變，瞪了那小丫鬟一眼，道：「我這就去稟報世子夫人。」

蕭雲柔在屋內也聽到了兩人的話，她面無表情地撫摸著手腕上的鐲子，淡淡地道：「更衣，去海棠苑。」

姨娘生子，她作為正妻都該去看一看，雖然她對沈姨娘恨之入骨，可現在什麼都還沒有發生，她自有辦法讓沈姨娘翻不起丁點的風浪。

沈姨娘生產，除了蕭雲柔，侯爺夫人沈氏與另一名妾室柳姨娘也過來了。

蕭雲柔見到沈氏，眸光微閃，面色如常的上前請安，「母親。」

沈氏看到蕭雲柔微微蹙眉，她素來對蕭雲柔沒多大的好感，但也不厭惡，在蕭雲柔未曾有孕時她多次發難，可生下了嫡子她便收起磋磨的心思，只是那溫溫和和，

實則堅韌的蕭雲柔實在不得她的歡心。

「妳來了。」沈氏聲音平淡的開口，待眾人坐下後，得知沈棠剛進產房沒多久，沈氏便關心起自己的大孫子，「軒兒最近可還好？如今天氣不太好，讓伺候的人好生照顧，小孩子最忌諱著了涼……」

對於嫡長孫，沈氏是真心喜歡的。

蕭雲柔見沈氏真心實意地關心，心底一陣複雜，她不明白，明明如此關愛她的兒子，為何卻放任了沈姨娘的暗害？

蕭雲柔垂下眼瞼，柔聲道：「母親放心，軒兒一切安好。兒媳也擔憂軒兒受不住這忽冷忽熱的天，今兒讓人將許嬪嬪從娘家母親那要了過來，許嬪嬪照看兒媳和弟弟長大，很是妥帖。」

沈氏聽了這話點了點頭，沒出言反對。這個許嬪嬪她是有印象的，她與蕭雲柔的母親蘇氏見面時見過幾面，行事妥帖，又是蘇氏的奶娘，她還是放心的。

「如此甚好，原本我也想讓朱嬪嬪過去，既然妳將許嬪嬪接了過來，那就罷了。」聽到沈氏說起朱嬪嬪，蕭雲柔垂下的眼眸裡飛快閃過一道恨意。

她不知道當年沈氏是不是真的知道事情真相，可朱嬪嬪幫著沈姨娘害了她的兒子是不爭的事實，雖然最後朱嬪嬪被杖斃，可也掩不下蕭雲柔的滿心恨意。

欠債還錢，天經地義。這一世，她絕不會讓朱嬪嬪善終，定讓她前世造的孽付出代價。

「大少爺是有福氣的，侯爺夫人、世子夫人放寬心。」柳姨娘微微一笑，掩下眼底的黯然道。

蕭雲柔淡淡一笑不置可否，侯爺夫人也不曾搭理她。

柳姨娘倒不覺得尷尬，這樣的場景她已經習慣了，她沒有那花容月貌，只因一句「宜男之相」被侯爺夫人上了心，父親又趨炎附勢，不顧她嫡女的身分給抬進了鎮遠侯府。

柳姨娘心裡跟明鏡似的，只要蕭雲柔生下了嫡長子，就算她再能生兒子，還能越過了嫡出去？況且裴凌風並非好女色的人，來她的屋子屈指可數，只是她已經進了侯府，娘家又不得力，若沒有孩子，她的歲月就蹉跎了。

柳姨娘很羨慕沈姨娘的好命，有侯爺夫人的幫襯，裴凌風就是再不好女色也去了好幾回，如今有了孩子，不論男女都是一個依靠。

柳姨娘心裡胡亂想著，蕭雲柔也不曾搭理，她早就知道沈姨娘會生一個兒子，因此她一點也不慌張地喝著茶，鎮定自若的樣子，讓沈氏與柳姨娘都多看了幾眼。

「世子夫人，許嬪嬪已經到了，奴婢將她領去了德柔苑。」半個時辰後，綠意在蕭雲柔耳邊如此低聲道。

蕭雲柔點了點頭，聽著屋內不斷傳出來的慘叫聲，面上劃過一道冷意，起身向沈氏道：「母親，許嬪嬪已經到了，兒媳想先回去打點一番，好讓許嬪嬪早些照顧軒兒。」

妾室生產，主母在不在都可，且這還關係到自己的孫子，沈氏想也沒想就同意了，「去吧。」

蕭雲柔起身行了一禮便翩然離去，沈氏想抬舉沈姨娘，所以親自過來守著，可她卻是一丁點也不想待在海棠苑，守著沈姨娘生產。

回到德柔苑，許嬤嬤笑意盈盈地迎了上來，蕭雲柔也露出真心的笑容，待進了屋子，她笑問：「嬤嬤，父親母親身子可還好？大哥和二妹可好？」

蕭雲柔對娘家感情很深，父親蕭鴻羽雖有妾室，但極其愛重蘇氏。

蘇氏生有一子二女，長子蕭雲衍在十四歲那年高中狀元，被欽點進了翰林院，誰知他卻不屑為官，選擇遊歷天下，兩年前更是投身軍旅；次女蕭雲雅今年剛及笄，生得如花似玉。

「世子夫人放心，老爺、夫人都好，大少爺、二姑娘也都好。」許嬤嬤笑著說道。

「那就好。這次我請嬤嬤過來，實在是沒有得用的人了。」蕭雲柔對許嬤嬤直言道：「我這頭一回當娘，生怕照顧不好軒兒，雖然有奶娘，入府前也查了家底，可到底不是真正可信的人。蘇嬤嬤雖是我的奶娘，可她一個人全天照顧軒兒也吃不消，實在是沒法子，只能求了母親讓嬤嬤過來。」

許嬤嬤是個人精，聽著她的話就皺起了眉頭，試探地問：「這……世子夫人是說，這府裡有人想對大少爺不利？」

蕭雲柔沒說話，可這態度就是默認了。

許嬤嬤的臉色一瞬變得難看極了，恨恨地開口，「世子夫人放心，有老奴在，就是拚了這條老命也要護得大少爺周全。」

許嬤嬤陪在蘇氏身邊三十多年，對蘇氏的孩子都極為疼愛，現在蕭雲柔竟然是這樣的處境，讓她內心極為震怒與心疼。

「嬤嬤是我信任的人，我自是放心的。」

蕭雲柔說完，紅妝就進了屋子，臉色不甚好看地道：「世子夫人，海棠苑那傳來消息，沈姨娘生下一子，侯爺夫人很是歡喜。」

蕭雲柔聽完沒有什麼表情，淡淡地吩咐道：「這是喜事，侯爺夫人自是歡喜的。紅妝，從庫房拿些補品出來，咱們過去瞧瞧。」

許嬤嬤聽了這話不贊同地搖了搖頭，「不過一個姨娘生產，何須世子夫人親自過去？派人走一遭不就成了？」

蕭雲柔聽到這話露出一抹冷笑，道：「侯爺夫人抬舉她，都親自守著她生產，我一個做兒媳的怎樣都該表示表示，不過走一趟的功夫罷了。」

許嬤嬤聽到這話瞪大了眼睛，她沒想到侯爺夫人竟然親自守著一個兒子的姨娘生產。

蕭雲柔將許嬤嬤的神態看進眼裡，也只是輕輕一笑，帶著人就出去了。

海棠苑，經歷了撕心裂肺的痛苦，終於誕下一子的沈姨娘滿心喜悅，她虛弱的靠在牀上看著侯爺夫人毫不掩飾的歡喜神色，心中大安。

「母親。」蕭雲柔進來後行了一禮，侯爺夫人正歡喜著，隨意應了一聲。

「世子夫人。」沈姨娘眼神微閃，動也未動的喚了一聲。

「沈姨娘辛苦了。」蕭雲柔看了眼被沈氏抱在懷裡的孩子淡淡說道。

「能為世子也誕下麟兒是婢妾的福氣，談何辛苦。」沈姨娘有些羞澀地道。

蕭雲柔素來見不慣沈姨娘這柔柔弱弱的模樣，尤其這是害死她孩兒的兇手，心裡更是厭惡。

「世子如今不在府裡，本該傳了消息過去，不過母親，兒媳琢磨著世子身負皇命，約莫後日就能回京了，不如等世子回京了再告訴他此事，莫讓他為此分心。」

沈氏聽了這話，想了想便同意了，她再喜歡孫子，也不能越過了兒子去。

沈姨娘卻是有些不樂意，她辛辛苦苦生了兒子，卻不第一時間告訴裴凌風，這不是不將她和兒子放在眼裡嗎？

這麼想著，沈姨娘眼底就流露出一絲哀怨，可侯爺夫人在前，她根本不能說什麼。

蕭雲柔也不管沈姨娘怎麼想的，只道：「母親，奶娘和嬪嬪一早就找好了，二少爺就養在沈姨娘身邊吧。」

沈氏聞言一愣，想到當時將沈姨娘納進府裡說的話，眉頭一皺，「當時說好了，沈姨娘若生了兒子就放在妳膝下養著，怎麼……」

不待沈氏說完，蕭雲柔便開口打斷，「母親，軒兒不過兩個月，又是正經八百的嫡長孫，二少爺還是沈姨娘養著吧。」

這話很明顯不給沈氏面子，將庶子抱在膝下當成嫡子養著，她可沒那個閒心，而且兩個孩子相差不過兩個月，難道要讓那個庶子擋了她兒子的光？她是絕對不肯的！

沈氏顯然也想到這一點，她看著如此堅定的蕭雲柔，又看著沈姨娘，到底是娘家的女兒，沈姨娘要喚她一聲姑姑，便還想開口勸著，卻又被接下來蕭雲柔的話堵上了。

「鎮遠侯府不是小門小戶，嫡子就是嫡子，庶子就是庶子，嫡庶分明才能保住侯府百年榮耀。兒媳知道母親心疼沈姨娘，但沈姨娘也出身侯府，自然知道侯門規矩。再說了，要養在兒媳膝下也要世子同意才行。」

蕭雲柔的話讓沈姨娘的臉色一變再變，她是沒想過把孩子交給蕭雲柔，只不過當時以為蕭雲柔生不出孩子便同意了，畢竟嫡子能得到的好處太多了，可如今被這嫡出庶出的打臉，她面色也很難看。

「這……那便罷了……」沈氏不滿蕭雲柔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絕，可最後那句「需要世子同意」讓她退縮了。

自個兒的兒子她知道，就是蕭雲柔無所出時也不願納妾，這會有了嫡子，豈會同意讓庶子變成嫡子？想到這，沈氏微微一歎，看著懷裡的孩子眼神就淡了幾分。沈姨娘恨恨的看了一眼蕭雲柔，可她不說話自己也不好癡纏著，她是庶女，最會看人眼色行事，若不然如何能瞞過嫡母進了鎮遠侯府，她能入這個姑姑的眼，也只是因為她姓沈。

「母親，沈姨娘生下了孩子，雖說世子不好打擾他辦差事，可父親那還是要說一聲。」

沈氏想也沒想就點頭應允，「妳打發人去通知侯爺，早些時候一直為風兒的子嗣

憂心，今兒又得了一個孫子，侯爺該是高興了。」說著，低頭看著懷裡的孩子又露出了笑容。

蕭雲柔只覺得諷刺，侯爺可不是沈氏，他看重的永遠都是嫡子嫡女，當年也是他壓制著，才讓沈氏把管家權放給了自個兒。

想著鎮遠侯，蕭雲柔忍著脾氣開口道：「二少爺的洗三禮也該安排起來了，兒媳這就回去打點。」

雖說沈氏並不大喜歡蕭雲柔，可對她管家的手段還是放心的，微微點頭便放了她離去。

可待蕭雲柔剛走到門口，就隱約聽到沈姨娘低聲啜泣，說著什麼「嫡子、記名」的話。

她想了想便知道沈姨娘的打算，她垂下眼瞼，冷冷的笑了笑，心道：沈棠，這輩子我絕不會讓妳再傷害我的孩子，上輩子妳的孩子就是庶子，這輩子，也永遠逃不開庶子的命！

第二章 利用孩子潑髒水

蕭雲柔不緊不慢的走回德柔苑，蕭雲柔住的正房很大，一進門就看見正中間擺放的紫檀木長案，長案正中擺著個掐絲琺瑯的三足香爐，淡淡的清香正從那香爐中裊裊散開。地上鋪著厚約兩寸左右的羊毛地毯，地毯上面繡著精美圖案，非常的漂亮，這羊毛地毯就值千金了。

這些都是蕭家給她置辦的傢俱，當天一擺放好便震懾了侯府的一干下人，為蕭雲柔進侯府執掌中饋提供了不少的便利。

紅妝見蕭雲柔回來，忙將金絲滕紅漆珠簾打起，讓蕭雲柔進去，待她坐在黃花梨木打造的榻椅上，綠意立馬將七分燙的茶水遞到她面前。

蕭雲柔接過茶杯小酌了兩口，後院的管事婆子便來了。

「徐嬤嬤。」蕭雲柔沉靜的聲音響起。

徐嬤嬤渾身一震，神情頗為緊張，想著自己似乎沒什麼事犯在蕭雲柔手上，便強裝鎮定的開口問道：「不知世子夫人喚奴婢來可有什麼吩咐？」

蕭雲柔靠在椅背上，伸手接過長子洗三時的帳冊隨意翻了翻，大概知道了個數，便淡淡地道：「世子喜添一子，洗三禮該辦起來了。早前軒兒的洗三就請了十桌，這回比著從前，準備五桌席面，佈置與軒兒一般便罷。」

時隔二十年，有些事也漸漸有了印象，生下長子之際，正值朝堂上清理貪汙案，侯府也不敢大肆為嫡長孫辦，宴席才減為十桌。

雖然隔了兩個月，事情已經平息，京城裡各府的宴會都藉著各種名頭辦了起來，可即使如此，蕭雲柔也不樂意一個庶子壓在自己兒子頭上。

徐嬤嬤見不是自個兒犯在世子夫人手中，鬆了一口氣的同時也連忙應了下來。

侯府歷經百年，府裡的奴才幾乎都是家生子，關係盤根錯節，在侯爺夫人不情願地放權之下，眼前這個神色平淡的世子夫人，愣是把最開始挑事的幾個人一家老小全部發賣了，餘下的人瞧見了這樣凌厲的手段都戰戰兢兢的，不敢再挑事了。

「請帖我會讓人發下去，戲班子還是找延慶班的過來。」蕭雲柔想了想又道：「一

會妳去海棠苑給沈姨娘說一聲，洗三那天就讓李婆子給二少爺主持著。」

蕭雲柔又吩咐了幾句後，徐嬪嬪才離開了德柔苑，可當她到海棠苑，將蕭雲柔的意思大概說了後，沈姨娘的臉色瞬間難看起來。

「五桌？光是侯府的親戚都不夠坐，她這是什麼意思？二少爺好歹也是世子爺的兒子，也要喚她一聲母親，她就這般作踐嗎？」

徐嬪嬪臉色也不大好看，沈姨娘聲音極大，便是在院子裡都聽得見，且自己只是過來遞個話，可不是海棠苑的人，才不願意聽她發脾氣。

「話已帶到了，老奴便先下去準備二少爺洗三事宜了。」

徐嬪嬪雖然不是沈氏的陪嫁，可她的丈夫卻是侯爺最信任的侍衛之一，也是這個原因，她在這後院才有著些許權力，又因為蕭雲柔嫁過來後發賣了幾家人，讓她有機會更進一步，儘管她畏懼著蕭雲柔的手段，但比之沈姨娘時不時的胡攬蠻纏，她更偏向蕭雲柔一些。

徐嬪嬪並不理會一個不能把她怎麼樣的姨娘，禮數周全的退出後，就聽到屋內響起了破碎的茶杯聲。

在德柔苑的蕭雲柔沒有功夫理會沈姨娘，她看著帳冊上那些熟悉的名字，將來參加洗三的名單一一列出，但思緒卻越飄越遠，直到日落，夕陽照進正屋，在她身上染出一片一片的光暈。

綠意一進屋子就看到這副景象，不由得一怔，回過神後，低聲詢問道：「世子夫人，晚膳可是擺在正房？」

蕭雲柔聞言收回思緒，合上帳冊，再對了一眼名冊後，將它遞給綠意，淡淡道：「明兒就把帖子發出去。」

庶子的洗三，世子又不在府裡，請幾桌親朋便是給足了臉面。

她記得，前世沈姨娘兒子的洗三最初也是定五桌，她尊敬沈氏這個婆婆便交給她過目，卻不知沈姨娘如何說動了沈氏，又添了三桌進去，熱鬧得堪比長子的洗三宴，導致京城傳出不少閒言碎語。

這一世，蕭雲柔打定主意不會再給沈姨娘做臉，於是直接從她手中發出了帖子，看沈姨娘如何能勸動沈氏，做出打侯府臉面的事。

晚膳擺了上來，蕭雲柔輕輕地將手放進盆裡，用溫水擦了香胰子細細的洗乾淨，又用熏過香的乾淨巾子擦乾淨，這才落坐用膳。

一頓晚膳蕭雲柔吃的有些心不在焉，許是剛剛重生回來，往事一件一件的撲面而來，讓她覺得那個奪刀自縊的自己太過遙遠，像是一場真實夢境，讓她身心疲憊。當蕭雲柔沐浴後躺在床榻上，她才想起自個兒的夫君，她偏過頭看著空蕩蕩的半張床，心中不知是什麼滋味。

前世她與裴凌風相敬如賓，她是被他敬重的正室夫人，府裡的妾室絕對越不過自個兒，更頂著沈氏的壓力硬是沒有抬過一個貴妾，庶子庶女也越不過自個兒所生的嫡子，更是在錦兒四歲起親，自啟蒙全力培養著。

在當朝，她的日子算是過得舒心的，她對裴凌風也沒有恨。

可如今她重生了，卻不知該用什麼心情去面對這個相對二十年的丈夫。

蕭雲柔不禁想著，若是回到還沒有嫁人的時候多好，她會想辦法讓母親推了這門親事，這樣她也不用再次面對前世的仇人，未來的日子也不用活在奪嫡之爭的水深火熱裡，生怕前世那一幕再次降臨到自個兒和孩子身上。

蕭雲柔胡亂想著，也不知何時睡著了，只是她睡得不安穩，夢裡不斷重複著前世的一幕又一幕，身子頗為不安的翻來翻去。

值夜的紅妝聽到動靜，輕手輕腳地走進來，看到蕭雲柔眉頭緊皺，額上冒出絲絲細汗，當下有些心驚，不知自家主子這是作了什麼噩夢。

紅妝轉身出去打了盆溫水進來，浸濕了帕子，輕輕為蕭雲柔擦拭了汗水。

或許感覺到有熟悉的人在身邊，蕭雲柔漸漸安穩下來，雖然神情還不甚好看。

紅妝呼了口氣，也不敢再去外間，生怕蕭雲柔還有哪裡不妥，便搬了張矮凳坐在床邊守著蕭雲柔。

待蕭雲柔一覺醒來，只覺得背後濕漉漉的難受，皺著眉坐起來，卻發現紅妝靠在她的床榻睡著了，不由得一怔。

紅妝聽到動靜，猛地睜開眼，看到蕭雲柔坐起來連忙道：「世子夫人醒來了，您昨晚不知作了什麼夢，睡得不安穩，到後半夜了才好一些。」

紅妝扶著蕭雲柔下了床，將門外等著蕭雲柔起床的小丫鬟們喚了進來服侍蕭雲柔洗漱。

她轉身收拾床鋪，看著床上有些乾了的汗漬，轉頭試探的問了句，「世子夫人可要沐浴？」

蕭雲柔覺得渾身不舒服，聽到紅妝的話便從善如流地應下，轉頭看見紅妝眼下的烏青，心中微動，她知道紅妝的忠心，也不忍自個兒的大丫鬟撐著精神服侍她，便道：「妳也守了一夜了，下去歇著吧，讓綠意進來就是。」

紅妝也沒推托，吩咐小丫鬟去打了熱水來後，這才笑道：「奴婢謝世子夫人恩典。」

「世子夫人，不好了……」

小丫鬟急匆匆地走到正房門口，對著正在處理庶務的蕭雲柔稟報，神色略顯焦急。

「好沒規矩的丫頭，冒冒失失的！若衝撞了世子夫人，仔細妳的皮！」紅妝一瞪眼，對著小丫鬟低聲呵斥。

那小丫鬟有些委屈，可事關重大也不敢不稟報，「紅妝姊姊，都是奴婢不好，聽奴婢說完再罰就是。可是……世子夫人，二少爺昨夜起了熱，如今燒得滾熱，世子夫人，您快去瞧瞧吧……」

「可去請大夫了？」蕭雲柔不緊不慢的開口。

「方才侯爺夫人已經去請太醫了，奴婢聽說，二少爺已經昏迷了……」小丫鬟越說越發焦急。

府裡的庶務在蕭雲柔剛嫁進來不久，侯爺夫人就放了權，如今盡數在自家世子夫人手裡，若是海棠苑拿這事起麼蛾子，自家夫人怕是說也說不清了。

這小丫鬟並不是侯府的家生子，難得進了滿是蕭府家生子的正院伺候，比起旁的院子有些臉面，她沒什麼遠大的抱負，只知道眼前的主子和和氣氣，只要不犯錯就從不責罰，逢年過節賞銀也高，如今事關德柔苑的利益，她自是緊張。

蕭雲柔也收起方才的輕慢，眉頭微微皺了皺，站起來，整了整衣飾便往海棠苑去，心裡想著，前世似乎並沒有這一齣，那裴元慎……這是改叫裴元安了，她記得他幾乎無病無災的長大成人，難道是時隔太遠，自個兒的記憶出了錯誤？

「既然是昨夜起了高熱，怎麼沒人來稟報？」

起熱對於剛出生不久的孩子可是大大的不利，稍有不慎就把一條命交代了。

「奴婢也不知，昨夜上安安靜靜的，海棠苑並沒有打發人來。」綠意小聲解釋著，蕭雲柔聽了，眉頭緊皺。

當一行人來到海棠苑時，這裡已是忙成一團，雖說還有侯府的規矩，看著井然有序，可每個人臉上都是緊張與慌亂不安。

蕭雲柔走進正屋，看到躺在床榻上的小人，紅彤彤的臉伴隨著弱小的嚶嚶，一看就知他極其難受，再邁步上前伸手一摸，那熱度讓蕭雲柔都不免一驚。

「夫人，婢妾求求你，放過二少爺吧。」

原本正紅著眼給兒子用冷毛巾擦拭額頭的沈姨娘，一見蕭雲柔進來了，直接不管不顧地跪在地下，脫口而出的這句話更是被焦急子嗣、剛邁進門的侯爺夫人給聽到了，沈氏身子便是一晃。

聽著沈姨娘的話，蕭雲柔臉色一暗，她原先就在想今兒這事很是怪異，如今看來，是這沈姨娘的手段了。

為了排擠她這個正室夫人，竟然能對自個兒剛出生的親子下手，不怪上輩子她的軒兒死在了她的算計下。

「母親。」蕭雲柔淡淡瞥了沈姨娘一眼，向沈氏行了一禮。

「哼。」沈氏冷哼一聲，不理會蕭雲柔逕自往前走，伸手將沈姨娘扶起來，再一看裴元安，眼眶紅了紅。

「我可憐的孫孫，怎麼燒得這般厲害？太醫呢？怎麼還不來！」沈氏怒得很，對蕭雲柔不滿地呵斥，「我把後院交給你打理，昨夜就起了熱，你竟是不拿對牌請大夫，你安的是什麼心？」

看著沈氏通紅的雙眼，蕭雲柔只覺得諷刺，目光轉向在一旁默默垂淚的沈姨娘，心中越發不豫。

「若不是方才海棠苑鬧出這麼大的動靜，兒媳還不知起了高熱。昨夜也不曾有人來德柔苑找兒媳稟報此事，若是母親不信，府裡每處都有丫鬟、婆子值守，儘管拉來詢問便是。不過這會，要緊的還是二少爺如何退了熱，若再這麼燒下去……」

蕭雲柔冷冷地看了沈姨娘一眼，後者垂著的眼神有些躲閃，心裡一片慌亂不安。

「不會的、不會的，不會有事的……姑姑、姑姑，您救救他，救救二少爺吧……」

沈姨娘慌亂地跪在沈氏面前，讓沈氏原本有些動搖的心一瞬間堅定起來，恨恨地看了一眼蕭雲柔，就問起太醫怎麼還沒到。

「侯爺夫人，太醫來了！」

正在眾人心思各異中，陸太醫到了。

陸太醫是太醫院院使，最得皇上太后的信賴，雖說沈氏拿了侯府的牌子去請太醫，卻也沒想到能請到陸太醫。

「陸院使，您老來了，還請您快給我的乖孫瞧瞧，才出生沒幾天的孩子發了這麼高熱……」沈氏說著，拿帕子抹著眼淚，親自將陸太醫請了進去。

「侯爺夫人放心，老夫定會盡力。」

陸太醫安慰著侯爺夫人，進了屋子，看蕭雲柔靜靜地站在一旁，便向她拱了拱手，走到床邊為裴元安診治。

一刻鐘後陸太醫收回了手，拿出銀針在其身上扎了幾針，再探脈象，滿意的點了點頭。

「老夫開一方子，六碗水煎一碗，不過二公子年幼怕是喝不了，不妨讓奶娘喝下，再給二公子餵奶。不過現在，用烈酒為二公子擦拭身子，倒是能讓他體溫不再升上去，等藥好了喝下兩服便好。」

陸太醫很快寫下了方子，蕭雲柔卻是沒接，直接吩咐沈姨娘身邊的半夏道：「半夏，拿方子去庫房，把藥取出來煎了，陳嬤嬤，妳去廚房取烈酒來，按陸院使的吩咐給二少爺擦拭身子。」

「今兒多謝陸院使。」在半夏和陳嬤嬤心急火燎的出去後，蕭雲柔才向陸太醫道謝。

「世子夫人倒是不用謝老夫，今兒太后娘娘身子不適，太醫院的太醫都去德祥宮了，倒是讓侯爺夫人、世子夫人等了許久。」陸太醫摸了摸自己的鬍鬚道。

可沈氏哪敢怪太醫院的人，就算之前怨太醫來的太慢，可那是太后身子抱恙，她豈敢跟太后搶人？

「陸院使言重了，太后娘娘鳳體康健才是要緊。再者也是這孩子的福氣，能得了您的照看。」沈氏扯著笑道，一邊讓人遞了個荷包到陸院使的手中。

「侯爺夫人，說來二公子竟是被凍病的，若還有下一次，老夫可不保證能把他從鬼門關拉回來……」

說罷，陸太醫搖搖頭，不管屋內眾人的反應，帶著藥徒、提著藥箱就走了。

等沈氏回過神來後，她怒瞪沈姨娘，「妳是怎麼讓人照顧孩子的？凍病的？啊？」

「姑姑，棠兒不知啊……等我知道二少爺起熱的消息時天都快亮了……昨夜，昨夜……對，昨夜是春草守著二少爺的，春草，春草呢！」

沈姨娘哭得不能自己，好不容易想到昨夜伺候的丫鬟，說出口後，她一旁的秋意臉色變得十分難看。

「稟侯爺夫人，奴婢今兒一早就讓春草去通知世子夫人，可這會還沒瞧見人回來。」

「流風，你去把春草給抓回來！」

屋外，低沉的男聲傳了進來，蕭雲柔身子一顫，垂著頭，眼眸裡滿是複雜的光芒。

聽了二十年的聲音在這一刻讓她不知道該如何去面對，這個前世給了她不可動搖的地位與尊貴，卻又相敬如賓的丈夫，甚至她也不知道在她自盡後，這個男人是如何待她的屍骨，如何待他們之間僅剩的孩子。

待裴凌風冷著一張臉走進來，身上帶著淡淡的疲憊，蕭雲柔抬頭望了過去，看見的是比之記憶中還年輕了許多的模樣。

「世子。」蕭雲柔垂眸福了福身，沒看到裴凌風見到她時，眸子裡那隱忍的激動與愧疚。

裴凌風親手將蕭雲柔扶起，輕聲說了聲「辛苦妳了」。

至於在一旁哭哭啼啼的沈姨娘，直接就把她忽視了。

「母親。」

裴凌風向沈氏行了一禮，神色有著淡漠和疏離，但因為事關子嗣，沈氏並沒有多想，反而眼中多了幾分熱度。

「風兒……」沈氏剛開口，屋外就傳來了流風的聲音。

「稟世子，人已經抓到了。」

流風是裴凌風的貼身侍衛，武功高強又十分忠心，深得裴凌風的信任。

眾人走到院子裡，就看到兩名婆子押著春草正跪在院子裡。

流風恭敬的遞過一個包裹後，將自個兒去尋春草時的場景說了清楚，「屬下過去的時候，正看到這丫頭收拾好了細軟，跟她哥哥說逃跑呢。」

流風極為不屑背主之人，看著春草如同看著什麼髒東西一樣。

裴凌風將那包裹打開，裡面的東西呼啦啦的掉了一地，首飾銀票，還有不少細碎的銀子，雖然不是多大點東西，可並非一個丫鬟能擁有的，更別說裡面還有一支點翠喜鵲步搖。

一看到這支步搖蕭雲柔臉色微變，沈姨娘更是驚呼道：「呀，這不是世子夫人的釵嗎？」

說完，沈姨娘似乎明白了什麼，又開始哭了起來，「世子夫人，婢妾知道礙著了您的眼，婢妾可以不要世子的寵愛，婢妾什麼都不爭，求求您，不要對二少爺下手啊，他還那麼小什麼懂，您朝著婢妾來就好了……」

「閉嘴！」

裴凌風冰冷的眼神觸及沈姨娘時，沈姨娘只覺得好像被冰冷的雪水潑了一身般顫抖著。

「這支釵倒是有些印象 緑意……」

「世子夫人忘了？過年那會，長寧侯府來了幾位表小姐，原本這釵是備給表小姐的，可惜奴婢收拾的時候磕在地下，奴婢琢磨這釵怕是不好送出手，便做主將它收在庫房裡，沒再動過了，不想今兒在這瞧著了。」

綠意說完，瞪著春草道：「我收在庫房裡的首飾怎麼會在妳手裡？是不是妳摸進了庫房？該死的丫頭，竟然手腳這般不乾不淨！」

春草嚇得身子不斷顫抖，結結巴巴道：「不，奴婢……沒有…奴婢沒有偷世子夫人的首飾，這……這是世子夫人賞奴婢的。」

春草咬了咬牙，偷偷看了眼啼哭不止的沈姨娘後收回目光。

「妳胡說！妳可是海棠苑的三等丫鬟，若不是沈姨娘生了二少爺，又怎會有機會前往內室照顧二少爺？既不是近身伺候，世子夫人平白賞妳這般名貴的簪子做什

麼？」綠意怒不可遏，直直指著春草的鼻子與她辯駁。

「不是的，是世子夫人說，有法子讓奴婢去伺候二少爺，說只要二少爺沒了，大少爺的地位才穩當，只要奴婢幫世子夫人除了二少爺，她就會放了奴婢一家的奴籍。」

春草不甘綠意對自己的指控，同為奴婢，綠意身為世子夫人的貼身丫鬟就能趾高氣揚，憑什麼她只能卑躬屈膝？還是姨娘說的對，綠意定然早就被世子爺收了房，否則哪會這樣不分場合對自己的指責？

蕭雲柔眼底閃過一抹寒光，這事前世也發生過，只不過當時並非此時，而是在一個月後，那會裴凌風亦是出門在外，所以並未抓住逃走的春草，是她後來借助蕭家的勢力才將春草捉了回來。

事發之時，她的好婆婆一心偏愛自個兒的侄女，不分青紅皂白就指責她蛇蠍心腸，不容庶子，重來一世，怕是也不會變。

如今重活一世，她佔盡先機，總不能比之前世還不如不是？

蕭雲柔冷眼看著眼前的鬧劇，眼底的神色越發嘲諷與不屑。

「賤婢汙衊世子夫人，杖斃。」還沒等蕭雲柔開口，裴凌風便出言下了決斷。

「風兒……」

沈氏一臉的不贊同，就連沈姨娘也是一臉驚詫地看向這名冷漠的男子，待瞧見他眼中毫無溫度的神色，猶如墜入冰窖。

「母親不必再說，雲柔是我明媒正娶的夫人，是侯府的主母，什麼時候可以讓一個賤婢如此詆毀了？」

聽著裴凌風的話，春草更是瑟瑟發抖，驚恐地看著他，正想出言討饒，不想流風速度極快的堵住了春草的嘴，直接讓人拖下去。

「世子，還請容後再處置，妾身有幾句話想與春草問個明白。」

蕭雲柔不能讓裴凌風就這樣把春草拉下去處置了，雖然堵住了悠悠眾口，可自己的清白卻是無法證明。

裴凌風看著蕭雲柔認真的樣子，微微頷首，一揮手又讓流風把春草拖了上來。

「春草，妳說是我命妳做的，就是那點翠喜鵲步搖也是我賞妳的？」

蕭雲柔一步一步走到春草的面前，每一步在春草的眼裡皆宛如催命的符咒。

見春草唯唯諾諾的點頭，蕭雲柔冷聲道：「我竟是不知自個兒手裡有兩支一模一樣的步搖了。」

蕭雲柔不理會因她的話變得臉色慘白的春草，向沈氏與裴凌風道：「母親，世子，前些日子妾身收拾帶過來的陪嫁，正好瞧見了這支步搖。妾身瞧著這步搖只是些許珠翠有劃痕，便想著讓鳳玉樓修補，這還是半個月前的事了，那會沈姨娘還不曾誕下孩子呢，妾身又如何收買她？而且她手裡那支步搖，也不知是從何而來的。」說著，她就讓綠意回去拿鳳玉樓的票據以證明自己所言非虛。

蕭雲柔心裡歎息，前世因為早就從鳳玉樓拿回了步搖，所以只能從春草手裡那根入手，查了兩日功夫才將仿製的人捉出來以證清白，而今日，步搖還未回到自己手中，比之前世方便了許多，自個兒也不用擔負那名頭，只是那背後的人……她

絕不會放過！想用兒子為她掙得一席之地，那就讓她得不償失。

綠意很快拿回了票據，春草已經癱軟在地，沈姨娘更是暗恨，她辛苦籌謀，不過片刻功夫便解決了，她連一丁點的好處也撈不著，還要趕緊把尾巴收拾乾淨。

「妾身清白已證，但這奴才讓二少爺得了風寒是真，又汙衊妾身在後，定有人收買了她。」

蕭雲柔冷冷地看著春草慌亂的神情，只能可惜這個有些小聰明的人，知道這事若是牽扯到她定然逃不過去才想要逃走，但兩世都被人抓了回來。

人在做，天在看！傷了人定會反噬到自個兒身上。

「流風，帶去地牢嚴加審問，必要把背後之人捉出來，敢在侯府興風作浪，絕不姑息。」

裴凌風說話的時候，眼神一直盯著沈姨娘，若放在平時，她定是極為歡喜的，可今兒她只覺得那眼神猶如萬根針扎似的，讓她恐懼。

「母親，兒子才回京有些勞累，就先下去休息了。」

裴凌風收回目光，對著沈氏恭敬行了一禮。

沈氏心疼兒子自然放行。

而蕭雲柔不耐看著沈姨娘那張臉，也緊跟著離開。

至於那病重的二少爺，裴凌風是一句話也不曾相問。

第三章 懲處沈姨娘

裴凌風進了德柔苑，讓蕭雲柔身邊伺候的人微微一愣。

她雖與裴凌風成親兩載，可兩人關係並不親密，雖然相敬如賓，卻沒有夫妻間那種信任與默契，況且裴凌風每每歸家都是回前院歇息，並不踏足後院的。

蕭雲柔並不像自己的丫鬟那樣覺得奇怪，前世相處了二十年，裴凌風回府後時常來到德柔苑，她早已習慣。

兩人進了內室，蕭雲柔便吩咐人打了盆熱水入內，親自服侍裴凌風淨面。

「世子舟車勞頓，先沐浴去去乏吧。」

蕭雲柔還沒想好怎麼面對自己的夫君他就回來了，想來想去，裴凌風在前世也沒有什麼對不住自己的地方，便決定還是像從前那般就好。

她將裴凌風的衣物拿了出來，此時熱水也準備好了，裴凌風看了一眼低垂眼眸的妻子，面無表情的臉上露出了極淺的笑容。

沐浴後，裴凌風覺得渾身舒爽。

蕭雲柔拿著乾淨的帕子走到榻椅邊為他擦著頭髮，看著眼前熟悉的容顏，熟悉的氣息，不禁有一瞬的愣神。

蕭雲柔的動作太過自然，相處二十年，雖然兩人的感情說不上多好，卻也不差，這些舉動時時發生，兩人都未覺得有什麼不對。

因此當蕭雲柔反應過來的時候才驚了驚，前世這個時候，她和裴凌風並不曾這樣親近過，然而今天……

想到這，她忙看向裴凌風，他沒有多大反應的樣子，便也鬆了口氣，「世子爺可要吃些東西再歇息？」

既然裴凌風沒說什麼，她也就當不知道。

只是蕭雲柔忘了，裴凌風那般冷硬的人，在與她還不甚信任之際，任由自己靠近又一言不發已經十分令人探究了。

「嗯，妳也一起用些，那邊吵吵嚷嚷了一上午，妳也累了。」

若說蕭雲柔此時有些驚訝裴凌風一次說這麼多個字，那她身邊伺候的人可以說是驚嚇了，就是回來等著主子吩咐的流風也被嚇得不清，心裡暗暗想著自家主子什麼時候變得可以跟人一句話說上十個字了？

不論伺候的人怎麼想，兩人肩並肩走到正廳一道用了飯，桌子上靜悄悄的，只偶爾傳來碗筷碰撞的聲音。

裴凌風發現，桌子上大多是自個兒愛吃的吃食，看向蕭雲柔的眼神越發柔和。

許嬪嬪進來時正好看到裴凌風這個神色，不由得渾身一震，揉了揉眼睛再看過去，就見著裴凌風垂眸用膳。

許嬪嬪以為自己看錯了，可又覺得不是那麼回事。

她是蘇家的奴才，早年跟著蘇氏進了蕭家，如今又跟著小姐姐。她一輩子無兒無女，只將蕭雲柔看得如自個兒的閨女一般愛重，她想著，若她不曾眼花，那世子爺待自家世子夫人定是與眾不同。

她定要抽個時間試探一下蕭雲柔心裡是怎麼想的，夫妻之間若能鶼鶩情深那才是真的和和美美。

一刻鐘後，蕭雲柔放下了筷子，裴凌風見她吃完，帶著關心的問道：「吃飽了嗎？」

蕭雲柔飯量並不大，比起裴凌風的兩碗米飯，她也只用了大半碗而已。

裴凌風眉頭一皺，他竟是這時才發現，他的夫人每頓用的這樣少。

「嗯，我飯量不大。」蕭雲柔對裴凌風突如其來的關心感到詫異，但也回了他。

她看著她自個兒的碗，琢磨著裴凌風這話，是覺得自己吃的少了還是一會要跟她說什麼要緊的事。

「我有些累了，妳與我一道歇息會。」裴凌風有些硬邦邦的開口，這是他這麼多年第一次說這樣的話。

在裴凌風進了德柔苑後，蕭雲柔被他驚訝了太多次，這回也不想知道他到底什麼意思了，總歸每日中午她都要午休，一個人睡和兩個人睡也沒有什麼不同。

她順從的點點頭，兩人進了內室，蕭雲柔為裴凌風褪下外衣，兩人穿著裡衣睡到了床上。

重生回來沒多久，蕭雲柔並沒有感覺身邊多了一個人有些奇怪，反而很快就睡著了。

裴凌風不同，他在蕭雲柔睡著後，感覺著那股清淺的呼吸，看著這張熟悉的容顏，不由得微微起身，在她額頭上落下充滿柔情的一吻。

他伸手環住她，到現在都還有些恍惚。他半個月前重生了，但公務在身讓他現在才回府，否則他當時就想回來好好看看這個他記掛了一輩子的女人，如今她在懷中安穩地睡著，心裡一片滿足，「柔兒，這輩子，我絕不負妳……」

一覺醒來，蕭雲柔發現自個兒窩在裴凌風的懷裡，看著近在咫尺的熟悉容顏微微發了會呆，而她也發現了，此時兩人的身子貼在了一起，裴凌風的手臂摟住她纖細腰肢，倒是不好動彈。

對蕭雲柔而言，兩人相處了二十年，如今實在沒有什麼羞澀感，她便大方盯著眼前的容顏，此時，歲月還未在他身上留下痕跡，還年輕的容顏上隱隱顯示著獨有的桀驁。

「柔兒這般盯著我看是為何？」

蕭雲柔正在出神，耳邊突然傳來低沉沙啞的聲音將她嚇了一跳，忙收起自個兒的小心思，有些心虛地開口，「世子爺好看。」說完，她恨不得咬了自個兒的舌頭。裴凌風也有一瞬的發愣，又低笑起來，「那便只讓妳一人看。」

說完，他俯下身吻住蕭雲柔的紅唇，溫柔似水，纏綿悱惻，讓起身後的蕭雲柔，臉色久久不曾平靜。

蕭雲柔納悶了，這個男人怎麼和前世完全不同？若不是他容貌一樣，給她帶來的感覺也一樣，否則就憑方才舉動，她都覺得是換了個人。

蕭雲柔磨磨蹭蹭送裴凌風出門，不想他轉過身低語道：「今日之事我定會給妳一個交代，背後之人我也不會放過，妳且安心。」說完，他便帶著人離開，留下蕭雲柔在門口怔怔發愣。

他……這是表態護著自個兒嗎？前世的裴凌風從來不管後宅事，如今這是為了她還是為了沈姨娘的孩子？

蕭雲柔腦子裡有些迷茫，但也不想多想什麼，她早就知道背後下手的是誰，若裴凌風還如前世那般，她想，她還是能相信他的吧。

不論蕭雲柔是個什麼心思，此時裴元軒也醒了，兩個多月大的孩子已經不是每日吃吃睡睡，醒著的時候也有不少。

蕭雲柔輕手輕腳地抱著裴元軒坐在院子樹蔭下，拿著撥浪鼓一下一下逗著他玩。前世裴元軒早早夭折是她心裡最大的痛，這輩子，她定會讓這個孩子平平安安的長大。

回想到從前的事，沈姨娘、三皇子、廢太子、鍾貴妃……造成她前世悲劇的人她一個都不會放過！至於該如何做，她要慢慢籌謀。

沈姨娘好對付，不過是後宅女人的紛爭罷了，但另外那幾人，牽扯的可都是前朝之事，好在還有二十年，她知道先機，作為一個曾讓人稱讚的侯爺夫人，那二十年她也不是白白度過的。

二十年，足夠動搖他們的地位，為她的孩子、為她，報仇！

蕭雲柔神色微冷，許是小孩子更為敏感，在蕭雲柔周身氣息改變後，就扁著嘴嚶嚶哭起來。

這一下，蕭雲柔也顧不得腦子裡想的那些事，滿心滿眼都是這個失而復得的孩子。她哄了一會，裴元軒便不哭鬧了，看他的小手揉著眼睛，想來又是睏了，便喚來乳娘，將裴元軒交給她。

蕭雲柔回到屋子裡，紅妝上了茶，看著蕭雲柔喝了兩口後才開口詢問：「世子夫人，明兒就是二少爺的洗三，二少爺風寒得這般厲害，您看？」

聞言，蕭雲柔倒是想起這一事，隨即冷笑道：「他的生母都不擔心，我又何必擔憂？不過一個庶子罷了，請了親朋只當侯府添了件喜事，若真的不好了，那也是她給侯府找晦氣。」

蕭雲柔實在不理解那些拿子嗣做筏子的人是如何想的，作為一個母親，不是應該全心全意地愛護自己的孩子嗎？權力、地位難道比自個兒的孩子還重要？

等到傍晚，裴凌風讓人來傳話，讓後院所有人都前往沈氏住的致寧苑。

蕭雲柔隱隱覺得是裴凌風要處置今兒早上的事了，心裡也有了幾分期待。

整理好後，她吩咐蘇嬤嬤在小廚房備下晚飯，這才前往致寧苑。

進了正廳，蕭雲柔向沈氏行了禮後便坐了下來，姨娘自然沒有這個待遇，只能站在椅子後。

蕭雲柔坐下時感覺到一股帶著不甘怨恨的視線盯著自己，她輕輕回頭，只見沈姨娘慌張地收回了視線。

只是她覺得有些奇怪，沈姨娘明明在坐月子，怎麼也把她叫來了？

蕭雲柔探究的目光看向裴凌風，後者回了她一個安撫的神色。

兩人的互動落在一直盯著他們的沈姨娘眼底，妒忌與不甘快要讓她忍不住上去揮打蕭雲柔才好。

「棠兒才生了孩子，不可久站，坐下吧。」

沈氏心疼侄女便賜了座，蕭雲柔聽了也不覺得有什麼，若平時也就罷了，這會她若是不肯，才會讓人說她苛待妾室。

沈姨娘先是謝了沈氏，再柔柔看了裴凌風一眼，之後小心翼翼地看著蕭雲柔，除了沈氏給了她好臉色甚至安撫她，其他人連一個眼神都不曾給她，這讓她坐下後都有些鬱鬱不快。

「好了風兒，人也齊了，你倒是說說，把人都叫過來是有什麼事？」

沈氏疑惑，裴凌風也沒多做解釋，直接讓人將春草和一個婆子綁了進來，還順帶了不少的東西。

「母親，這是陳嬤嬤，是沈氏院子裡的人。」

裴凌風冷漠的聲音讓沈姨娘渾身一顫，她抬起眼看著裴凌風，狀似柔弱無辜，聲音帶著幾分妖嬈。

「世子爺，這陳嬤嬤確實是婢妾院子裡的人，只是不知她犯了什麼錯……」

當蕭雲柔見到陳嬤嬤後，心口一鬆，頗有興致的觀看眼前這一齣好戲。

前世她是唱戲的人，捉住陳嬤嬤後，扭她到致寧苑為自己證明清白，現在卻換成是她來看戲。

裴凌風用厭棄的眼神看著沈姨娘，對著沈氏開口，「陳嬤嬤勾結春草，許諾只要二郎出事就咬準雲柔，汙衊侯府主母，殘害侯府子嗣。至於這些財物，就是陳嬤

嬪交予春草的，其中有不少是母親賞給沈氏的吧，背後之人可想而知。」沈氏希望自家侄女爭氣，所以在她進門後送了不少東西，雖然比不得蕭雲柔手頭上的名貴，卻也是好東西。

這下子，沈氏反應過來，臉都氣白了，伸手就指著沈姨娘，渾身顫抖。

「姑姑，我、我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，一定是這賤婢汙衊我……姑姑，您送我的首飾我都好生保存著，怎會給了旁人？定是這個老奴偷了我的東西……姑姑、世子爺，你要相信我……我怎麼會害自己十月懷胎生下的孩子啊……」

沈姨娘此時方寸大亂，哭哭啼啼的，跟著跪了下來。

她此時恨不得活剏了陳嬪嬪，收買就收買，怎麼就拿了姑姑的東西？

這件事沈姨娘倒是冤枉了陳嬪嬪，沈氏給沈姨娘的東西雖好，可樣式並不打眼，畢竟沈氏也知道，蕭雲柔是世子夫人，自個兒總不好越過她去。

而且關起門來，她想怎麼樣都可以，就是不能讓外人抓了錯處，治侯府一個治家不嚴。

「沈氏，且不論妳是否為此事主謀，妳的奴才汙衊主母，妳都該擔上罪責，本世子的孩子，可不是讓妳來禍害的！」

最後一句，裴凌風說的有些咬牙切齒，眼裡閃過恨意與陰鷙。

他並非心疼沈姨娘所出的孩子，而是想到當年那場叛變，他的妻子死在血泊裡，他們僅剩的孩子奄奄一息的模樣，若不是後來登基的皇帝賜了被譽為國寶的良藥，哪還能活下來？

「世子爺……真的不是我……真的不是……」

沈姨娘想抓著裴凌風的衣襬求情，卻被他毫不留情的踢開，雖然那一腳並不重，可踢在沈姨娘的身上卻宛如剏她的心一樣難受。

「母親，兒子以為沈氏不堪教養子嗣，柳氏出身官宦之家，又是嫡女，兒子決定讓二郎記在柳氏名下。」

裴凌風並不是在跟沈氏商量，而是已經下了決定。

沈氏也因為沈姨娘不顧孫子性命一事傷了心，雖想阻止兒子的舉動，卻看到兩個奴才和那一堆所謂的贓物，又歇了為沈姨娘求情的心思。

蕭雲柔沒想到這一世改變得這麼大，前世她雖然揪出了陳嬪嬪，卻因為沈氏對自己的偏見，沈姨娘的地位依舊穩固，可如今換成裴凌風發難，結果便完全不一樣了。

到底是兒子和兒媳，區別還是很大的。

蕭雲柔心底的嘲諷，沈姨娘的絕望，柳姨娘可謂是意外之喜了，欺壓自個兒的沈姨娘被厭棄，又憑白多了個便宜兒子，還是過繼到自己名下，不論將來如何，她都算有個依靠了。

柳姨娘暗暗決定，一定要把這個孩子抓在手中，她不受寵，這輩子還不知道能不能有孩子，但至少現在二少爺是她的兒子已是板上釘釘，只要不被沈姨娘再要回去，她後半輩子也算有了依靠。

柳姨娘清楚地知道裴凌風對蕭雲柔的態度，就算不是恩愛纏綿，也是敬重有加，

看來她以後要多去德柔苑幾回，若得了庇佑，還怕到手的兒子跑了不成？

「柳氏，一會就去海棠苑把二少爺帶回去。至於沈氏，老老實實禁足海棠苑，侯府還不差妳一口飯吃。」

裴凌風說完，不理會沈姨娘的神情，也不在意柳姨娘向自己應承時那帶了些許雀躍的聲音，向沈氏行禮後便離去。

「來人，將這兩個奴才杖斃，一家子全部發賣出府。」蕭雲柔收了尾，也心情頗好地離開了。

沈棠，看來這輩子，一直護著她的沈氏也不會再像從前那般庇佑她了。

半個月後，三房裴凌志帶著妻子莊月婉從安州歸來。

天微亮的時候，蕭雲柔便迷迷糊糊地醒了過來。

水藍色的綃金撒花帳子擋住陽光的入侵，幽暗的空間裡靜謐無聲，蕭雲柔想翻身坐起來，卻不想一條手臂攔腰阻隔，讓她動彈不得。

蕭雲柔無奈地歎了口氣，她發現自從重生後，裴凌風是夜夜都宿在她這，雖然從前他也不是常去姨娘的院子，但一個月中總有十天甚至更多的時候歇在外院。

而且她還發現，現在的裴凌風精力似乎更加旺盛，這些日子每夜都會要她兩回或者更多，她從前怎麼沒發現，裴凌風是這樣重慾的人呢？

「世子爺，該起身了……」

蕭雲柔想著昨兒用晚飯的時候，他說起今日休沐，答應陪著沈氏用早飯，而且三房的人也回來了，正好今兒一道見了。

裴凌風伸手將蕭雲柔禁錮在懷裡，下巴蹭了蹭她的腦袋，聲音低啞地開口，「時辰還早，再睡會……」

這會還是卯時，平日向沈氏請安都是在辰時，蕭雲柔想著還有一個時辰，倒是沒拒絕裴凌風，便往他懷裡拱了拱，瞇著眼又睡了過去。

辰時未至，門口便傳來紅妝叫起的聲音，蕭雲柔緩緩睜開眼，又暗暗戳了裴凌風幾下，這才順利的下了床。

「進來吧。」

看到裴凌風也起來了，蕭雲柔這才將人喚了進來，紅妝拿著蕭雲柔的衣服服侍她去了屏風後更換，裴凌風素來不讓丫鬟近身，所以綠意只將衣服放在床邊，任裴凌風自己動手。

等兩人換好衣服，梳洗過後，裴凌風興致來了，親手從妝匣子裡拿了一支羊脂白玉簪為蕭雲柔戴上，兩人這才一道去了致寧苑。

致寧苑內，三夫人莊氏早早就到了，剛服侍完沈氏洗漱，裴凌風和蕭雲柔便進來了。

裴凌志是侯府庶子，莊氏是在蕭雲柔生產後一個月進門的，兩人也就見了幾回，之後裴凌志便陪著莊氏回了安州祭祖。

「大嫂。」

莊氏含笑著打招呼，又隱晦地打量著蕭雲柔，之前剛進門時還有些忐忑，如今從娘家回來，這才正正經經地打量起蕭雲柔。

出身世家大族的蕭雲柔氣度自是不同，頭上除了裴凌風為她戴上的白玉簪，也只有兩支與之相配的玉簪。手腕上一對白玉鐲，衣服也是蜀錦製成，一身裝扮並未多顯富貴，卻又處處彰顯了大氣與貴氣。

莊氏咬了咬牙，她的門第也不算差，否則也不會被侯爺選中，但到底嫁的是庶子，她一個知府嫡女能嫁進侯府這樣的人家，在世人眼中也算是高攀，更何況是世襲罔替的鎮遠侯府，比之蕭雲柔這個正經兒媳，她一個庶子正妻，在侯府裡只能謹言慎行。

從前她雖想過蕭雲柔過得是什麼日子，可如今一見其裝扮，只覺得自己這滿頭珠翠，不是金就是銀，強撐起來的富貴實在是俗氣得很，說句不好聽的，就像那暴發戶一樣。

莊氏自覺在蕭雲柔面前丟了臉面，心裡就跟貓抓了一樣的難受。

「三弟妹。」

蕭雲柔不知道，就這麼兩眼莊氏便想了這麼多，她只淡淡一笑，算是打了招呼。待沈氏出來，看著蕭雲柔的目光淡淡，但一看到裴凌風，臉色一瞬就變好了。

「怎得來的這樣早？可是用了早飯？」

沈氏坐下，蕭雲柔識趣的從朱嬪嬪手裡接過茶盞遞給沈氏。

「還不曾。世子爺說難得休沐，要陪著母親用飯，以盡孝心。」

裴凌風自然不會說這樣的話，蕭雲柔說出來心裡也不大爽快，可誰讓這是自個兒的正經婆婆呢。

沈氏一聽這話可是樂開了花，她最驕傲的就是生了這樣優秀的兒子，如今還這般孝順，心裡越發熨貼。

「辦差辛苦，以後休沐多休息會，不用這麼早過來。」沈氏說罷，笑著讓人去擺飯。

莊氏一聽，神色就不大好看了，自家丈夫昨兒回來向沈氏請安，今兒也只是去衙門銷假，還未正式點卯，可他一大早就出門了，說什麼一大早請安都是女人的活計，這下子可不就被大房佔了先？本就夾縫生存，如今是越發討不得好。

莊氏氣悶，埋怨自家夫君不長進，卻又不敢說，只能看著蕭雲柔扶著沈氏坐下後，就拿著一雙筷子站在沈氏背後準備為她佈菜，這下好了，連自個兒的先機也被佔了。

沈氏也注意到莊氏的尷尬，本來她還想拿喬讓蕭雲柔服侍自個兒，可有莊氏在這，她總不能落了兒子一家的臉面。

「都坐著吃吧，一家人不興這樣的規矩。」

蕭雲柔和莊氏這才坐下。

一頓早飯，蕭雲柔就用了一碗燕窩粥和半個桃酥餅，旁的是一口未動。

莊氏看著暗暗稱奇，再看沈氏，吃的同蕭雲柔差不多，心中暗道：難不成京城的世家女子吃的都這樣少不成？

這樣想著，莊氏吃東西的速度就放慢了不少，到最後，吃的東西比往常至少少了一半。

看著撤下去的吃食，莊氏一陣惋惜，心中暗算，這得多少銀子啊，而且她還沒吃飽，這回屋子了還得讓人再弄一份……

再一想，她又不淡定了，過了飯點還讓大廚房送早飯不大合適，而且讓大廚房送了，這不明擺著在婆母這受了委屈，還不鬧得整個侯府都知道了？自個院子裡也沒個小廚房，若是以後每天早上過來請安都要陪著用早飯，她豈不是要天天挨餓？莊氏越想越不是滋味，等離了致寧苑，她趕緊攔著蕭雲柔與她搭話。

「大嫂，我才嫁過來，京中也沒有什麼認識的人，平日裡無趣得緊，就是不知大嫂那方不方便讓我叨擾。」

蕭雲柔並不討厭莊氏，在她印象裡，這個女子雖然有自個兒的私心，但本質不壞，況且又是三房，遲早要分出去的，也不必給她什麼臉色。

「一早我要處理府中庶務，若是弟妹得空，下午來找我便是。」

得了蕭雲柔的應允，莊氏就笑咪咪的走了，她想的簡單，蕭雲柔現在掌管侯府庶務，她若能討得好，說不準能從中得些好處。

莊氏打的算盤蕭雲柔不知道，但就算知道了也是一笑置之，區區一個莊氏她還不放在眼裡。

「妳還是吃的太少了。」莊氏走後，蕭雲柔和裴凌風並肩而行，裴凌風捏著她柔弱無骨的手輕輕皺眉道。

「我素來就用得不多。」

裴凌風聽了，眉頭皺得更緊，他還記得那會蕭雲柔食慾不振，身子垮得厲害時的模樣，心中一陣後怕。

「以後可不許如此，總要為自個兒的身子著想，以後每天我儘量都回來陪妳用飯。」裴凌風想著該送個人進來德柔苑，他不在的時候好盯著蕭雲柔每天用飯。

蕭雲柔微微一愣，這一齣是怎麼回事？

「世子爺不必……」

「我說的話可不會收回，妳身子骨太弱了些。」說著，裴凌風垂下頭在她耳邊低語暗示，「夫人總要養好了身子，才能早日給軒兒添幾個弟弟妹妹不是？」話裡帶著濃濃的笑意。

青天白日裡聽到這話，蕭雲柔不禁瞪了裴凌風一眼，強作鎮定的走回院子，前提是她的臉沒有那麼紅的話。

裴凌風說到做到，而且速度極快，第二天一早，一張藥膳方子就擺在蕭雲柔面前，說是吃著能開胃。

蕭雲柔無奈地揉了揉額頭，這方子她用也不是，不用也不是，最後只能歎息一聲交給蘇嬤嬤。

「嬤嬤看著辦吧。」

蕭雲柔可不耐煩吃這些苦苦的東西，蘇嬤嬤可不管那麼多，只知道這方子是個寶

貝，是為蕭雲柔身子好的東西。

蘇嬪嬪小心翼翼地收起方子，又尋了信得過的大夫仔細詢問，將該忌口的、避諱的東西都替蕭雲柔消除的乾乾淨淨，這才興致勃勃的親自動手。

自此，德柔苑每日都能傳出來陣陣藥膳香味，蕭雲柔每天也在蘇嬪嬪和裴凌風派來的人緊盯下，硬著頭皮每天吃一碗。

幾天後，蕭雲柔不樂意了，憑什麼就她一個人吃這些東西？她吃，那裴凌風也該陪著她吃，這才公平。

於是乎，蕭雲柔讓人尋了一道能強身健體、調養脾胃的藥膳，若是裴凌風在家也就罷了，若是在衙門不回來用飯，她便會「好心」的送去衙門，惹來裴凌風諸多同僚羨慕之餘，裴凌風的心底也是一片暖意。

Crescent Family